



## 稿费往事

安徽合肥 王唯唯

浑然不知中被人从酒桌上送回家的经历。

我拿稿费最多的一个月是2002年6月。那年,由日本和韩国两国共同举办第17届世界杯足球赛。那年《足球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多家报纸纷纷开辟专栏,其中《足球报》还举办了“我看世界杯大赛”征文活动。我从小喜欢足球,小学到初中还是校足球队一员。于是一边看球,一边拿笔记,球赛结束,马上在电脑上把稿子打出来发出去。从5月31日开幕到6月30日结束,一个月的足球赛,写稿21篇,稿费3千多元。

2000年底,我离开小城调到省城。分配工作时,我有两个选择,一是到一家事业单位,二是到一家自收自支的文化报社。我想都没想,也没和家人商量,当场表态去报社。报纸是周报,工作量不大,借着这个机会,我便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从事写作。记得到报社第二年的年底,也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两个月没领到工资,同事们纷纷叫苦连天,我暗自庆幸还好有稿费帮我撑过了那两个月。

退休后,我写得更勤了,不只一个人说我写得太多了,稿费拿到手软,当然语气各有不同。之所以在别人眼里显得多,我想是因为现实的诱惑太多,很少有人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从一而终。毕竟写作是一条艰苦的路,许多人等不得,他们要马上可以看见的功和利。我承认自己原来也有小心机,既发作品,又得稿费,何乐而不为呢?后来慢慢发现文字的力量太强大,在文字的世界里,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富足,什么样的现实利益,都无法取代文字世界里的自我实现感,自己的价值所在!

很久没有收到稿费单了,很怀念过去去邮局取稿费的仪式感。

当下,稿费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的形式发放,虽然便捷了,但总觉得少了什么。我想起过去去邮局取稿费的情形。过去的稿费单就是绿色、长方形、上面盖着邮戳的那种。清楚地记得,我的第一笔稿费,来自于电台,当那张绿色的纸片拿在手里时,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,一是因为电台播出的文章,从收音机里传出后,消失于空气中了,不像报刊那样,可以对应着印刷出来的文字,证实你的劳动果实;二是稿费只有两元。

我是1976年参加工作的,工资每月是23元,按说能拿到两元的稿费也是很不错的事了,相当于3天的薪水啦,但一想到一大小伙子跑到柜台递上两元的稿费单,总觉得没脸面,有点掉价。在邮局门口徘徊了半天,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。一位女同志接过稿费单,看看稿费单,又抬头看看我,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。我假装没看见。

为了不再出现那种尴尬场面,后来我想了个办法,就是等到电台的稿费单积攒到六七张的时候,再到邮局把稿费取出来,这样稿费也取了,面子也有了。每次取出稿费,没有急着回家炫耀,而是直接去了新华书店买书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中国诗坛掀起了一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最声势浩大、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。和所有热爱诗歌的朋友们一样,我读诗、写诗,近乎疯狂。经过多年努力,我陆续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等30多家报刊发表诗歌200多首。当然,随之而来的是一张张稿费单,诗友们嚷着逼我请客。在他们看来,稿费是意外之财,用它请客吃饭天经地义。尽管我不能喝酒,但也不含糊,只是请客的当天,又多了一次

## 欲饮

安徽肥西 张建春

乎哭了的,不止我一人。酒不醉人,人自醉,我应该二者都有。那天我也一再说自己不会喝酒,乡亲们劝了,劝得倔强。此醉在心,要记上一辈子。

诗兄善饮,属会喝酒人,他对酒不讲究,是酒就行。我喜欢听他酒中神侃,侃诗,侃生活,侃五颜六色的认识。我和诗兄相聚得多,几碟小菜,花生米必有,酒时好时歹,我酒酣得勤快,他喝得尽兴。偶尔诗兄也劝我喝上一杯,我以不会拒绝。他醉我,酒品如人品。我回他,拒绝也是人品。相视一笑中,他又把一杯酒倾饮了。酒来劲了,诗兄作诗,流水样畅达,我记下七八,第二天告诉他,他反而不认账,这神来之笔,他是怎么兴风作浪而成的?我怼,酒呀。

善饮的人可爱,比如李白。李白爱酒,天下皆知。李白斗酒诗百篇,为天下文人找到了喝酒的理由。李白喝酒伴不伴无所谓,邀月而饮,叫做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“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”则又是一回事了。李白为诗为酒难解难分,“两人对酌山花开,一杯一杯复一杯”,须狂饮三百杯,诗才流畅,才能解除三千愁绪。“烹羊宰牛且为乐,会须一饮三百杯。”“穷愁千万端,美酒三百杯。”“三杯通大道,一斗合自然。”李白端的可敬,将酒喝透了,醉了心,心明白得很。酒尽三杯、三十杯、三百杯、一斗,却合辄了,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大理。

诗兄喝酒,有李白的风采,无愁字挡道,喝的是心境、心情、心意。一次,他酒过八成,还是要喝。终而端着酒杯找嘴,说了句名言:诗找不到嘴了。本是说喝酒找不到嘴巴,却说成了诗。喝酒找不到嘴,诗也溜走了。诗酒同源,诗兄如此。

惊蛰已来,虫子们开口,春天彻彻底底地铺开了,下午阳光好,几句蛙鸣冲进窗户,疑是学舌的八哥所为。推窗而望,正有一小池,水浅浅而荡漾,该是青蛙的。突有饮的念头,我这不会喝酒的人,念起酒来,怪了。许是这个春天憋屈久了的原因。

喝酒这档子事,还真是说不好。善饮者为美,不善者为苦。美酒,苦酒,两境界。少时,我乡来客,菜饭多少不讲究,中午一顿酒是一定要喝的,酒不怎么样,山芋干酒、稗子酒,最好的也就是粮食酒,几角钱一斤。我乡所说的粮食为米、麦,麦子酿不成酒,高粱离我乡远远的,不种。所以待客的最高层次是一壶大米酿成的酒。来客多推辞,半天不动杯子,主人着急,连连的劝,一杯苦酒必定要喝了。主不动,客不饮,往往是主人醉,客人清醒得很。如是真的劝不动了,主人会说蛮话:就当是一杯硝磺水(硝酸),也得喝了。客人回不住,举杯而为,皆大欢喜。至于酒后的事,就管不着那么多了。

我一直对喝酒说不会存疑,喝酒如喝水,向嘴里送的事,多容易呀。而这话还是常听到,常听到用不会喝酒,来搪塞酒事。会酒和不会酒还真是两回事,善饮者为会,不善者为不会。善饮者酒是滋润之物,不善者一杯下肚,周身滞涩。苦酒是对不会者而言,美酒留给善饮者了。喝酒这玩意是难以学会的,带有天赋,只是开发与否而已。

存疑归存疑,我是不会喝酒的人,酒碰不得,沾唇出醉态,脸红脖子粗,心跳加速,话说不周正,洋相出过多次。不过,我喜欢闻酒的醇香味,一盅酒、一杯茶、一本书,加上我一个人,往往能消磨上大半天。书读完,茶数巡,一杯酒仍完好。酒香氤氲,酒是粮食精哦。我大醉过一次。数年前乡里挂职,和乡亲们朝夕相处两年多,感情深了,临走依依不舍,都当了亲人。中午就三三两两地约我吃饭,嘴只有一张,能吃的只有一家。乡亲们不依,只好随了众,沿着街道,一家一家地走,吃上一碟头菜,端上一杯酒,湿湿唇。十多家走过,自然醉态横生,我记不住说些什么话,后面的几家我甚至记不起家主的名字。

但记得我哭了,泪  
畅流,似



## 钓泥鳅

安徽合肥 李云斌

惊蛰过,天气转暖,蛰伏一冬的各种动植物开始萌动,迎来钓泥鳅好时节。泥鳅生命力旺盛,适应能力强。泥鳅肉质细嫩,肥而不腻,高蛋白低脂肪,被誉为水中人参。红烧、清炖、干蒸,烹饪方法简单,地方传统名菜泥鳅下挂面和泥鳅钻豆腐更是老少咸宜,鲜美可口,补肾益气,是佐餐佳品。有农村生活经历的男人都有过捉泥鳅经历,网赶、笼装、针刮,最简单实用的是用卡(qia)棍钓。

下午学校上两节课,坐在教室里心有时还挂念着穿卡棍。放学,赶紧收拾书包飞快往家跑。放下书包,抱出卡棍,端出放蚯蚓的铁皮罐头盒,放到门前的场地上,两三个小伙伴席地围坐开始“穿卡”。将蚯蚓慢慢穿到卡尖上,掐去多余部分,留下适当的长度,不能让卡尖露出,否则,狡猾的小家伙识破其中危险,再不会吞食诱饵。这是一项耐心细致的技术活,直接影响钓泥鳅效果。手忙着,嘴也没有闲,交流一些逸闻趣事和钓泥鳅心得,每人准备一百多根卡棍,一个半小时左右穿卡就绪。

傍晚开始下卡棍,挎着装满卡棍的竹篮赤脚从家出发,到水边,捋衣袖卷起裤管,遇到水深处,干脆光腿跳下去,因为荒野基本没有行人。小心翼翼地把绕在卡棍上的线放松,间距两米左右插一根,泥鳅较多的水面插密些,从水田、河沟到水塘,下完所有卡棍要跑好几里路,有时还跑到附近村庄去下,如果邻村有人钓泥鳅,不能侵入他们领地,避免产生纠纷。选择水面至关重要,水至清则无鱼,浅而肥沃的水面泥鳅多而肥大,水太深,卡棍插下去不露头,第二天早晨起卡时很难找到。水面下杂草不能太多,钓到的泥鳅在挣扎过程中会和水草纠缠一起给起卡带来麻烦。

冬闲水田多数离村庄较远且在低洼人迹罕至处,听传言邻村有孩子下卡棍时淹死,少年岁月胆小怕事,常常心存恐惧,尤其在月色朦胧的夜晚路过坟地附近,毛骨悚然。下卡棍时不愿与多人结伴而行,仅闻周围蛙鸣和自己迈腿时搅动的水声,偶尔听到青蛙噗通跳水声也会吓得胆战心惊,有时故意大声说话或用咳嗽为自己壮胆。晨曦微露,起卡棍开始,如遇夜里寒流来袭,春寒料峭,水面结一层薄冰,起卡棍过程真是痛并快乐着。两条腿冻得像红萝卜般失去知觉,机械地迈着步,脚底下被硌得唯有龇牙咧嘴,上身虽然穿着棉坎肩,浑身上下仍冻得直打哆嗦。提起卡棍,吊着活蹦乱跳的泥鳅,寒冷和疼痛已丢到九霄云外。泥鳅卖不完留下改善家里伙食,也可把部分腌起来晒干,留到农忙季,加点红辣椒蒸出来,使饭碗里有点荤腥。

百万一家<sup>®</sup>

金家店铺<sup>®</sup>

金家铺子<sup>®</sup>

高端特色餐饮酒店连锁品牌

品牌运营商: 青岛鹰王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 
Giant Deer Co., Ltd (巨鹿有限公司)